

發展、困境與挑戰——臺灣語言學研究

李壬癸*

一、前言——語言學發展的困境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最大的挑戰就是國際化問題，是要能在重要的國際期刊上發表具有新創獲的論文。臺灣語言學研究發展的一個困境就是很多人只以中文發表在臺灣或中國大陸的語言學期刊，國際能見度顯然不足。許多具中文系背景的語言學者常有這一方面的問題，梅廣、蔡維天、林宗宏等人卻是難得的少數例外。其實有些以中文發表的論文其內容似乎頗有創獲，若能請人翻譯成英文，是有可能在國際期刊上發表的。但是極少人嘗試做這種努力，殊屬可惜。建議國科會應該有機制並且提供經費鼓勵作者去做這種事。

臺灣從事語言研究的人常缺少專業語言學訓練。沒有充分的語言學專業知識，如何做好語言研究？這是目前臺灣語言學界的一個相當普遍的困境。

國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能在國際學術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學術領域似乎並不多。大致上說來，臺灣語言學界的表現還算不錯，能夠在重要的國際期刊上發表具有創新論文的並不乏其人。研究漢語的人仍然占絕大多數，競爭也很激烈，想要出人頭地確實較困難。研究南島語的雖然只是少數人，但他們常能以英文發表在知名的國際期刊，如 *Oceanic Linguistics*，臺灣南島語言學學者的國際能見度還算相當不錯。研究漢語的歷史悠久，做漢語研究的人數很多，要創新較不容易。臺灣南島語言只有少數人在做調查研究，語言種數較多，彼此之間的差異又很大 (Li, 2008)，容易有新的發現，新的語言現象幾乎是「俯拾皆是」。可惜國內的語言工作者大都只想做自己熟悉的語言，而怕陌生語言，不願意去做新的嘗試。這是臺灣語言學發展的另一個困境。

臺灣語言學界明顯的可以分為兩個陣營：以理論為導向 (theoretical-oriented) 和以實際語言資料為導向 (data-oriented)，兩者似乎互不相容，且忽視另一陣容的意見。其實他們息息相關，相輔相成，若能把他們好好整合起來，

* 中央研究院院士、語言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一定可以大大提升語言學的研究品質。自然科學和生命科學也有類似的問題，近年來他們的整合已有若干成效。語言學界尚有待努力，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各種學術研究領域恐怕也有待整合的問題。

目前國內人才斷層也是一個困境。少子化現象嚴重，各級學校招生人數逐年遞減，只好被迫縮小規模。語言學就業市場並不看好，研究生修博士學位的意願也就愈來愈低。殊不知語言學就是解決極重要學術問題的關鍵。正如國際公認現代最偉大的哲學家 Wittgenstein 所說的“*The sole remaining task for philosophy is the analysis of language.*”（哲學只剩下唯一的工作那就是語言分析）。人類的思想、創作、發明全部都要靠語言才能運作。

二、語言研究的出路和挑戰

學術要有新進展，得要靠這幾方面：一、新材料；二、新工具；三、新理論。創新理論，談何容易！利用電腦軟體做研究，這是當代學界都在使用的新工具。我們能夠有所表現的大概就是取得新材料，發掘新的語言現象。國內語言學界可以在這一方面多下功夫。

黃正德 (Huang, 1981) 在疑問詞方面曾提出創新的見解：有的語言疑問詞沒有移位，如漢語，而有些語言卻移位，如英語。以這種觀點去觀察臺灣南島語言，就發現不少有趣的語言現象，是多年來研究相關課題沒見到的（請參見蔡維天，1997；Tsai & Chang, 2003）。

近幾十年來，由於媒體極發達再加上過去語言政策上的嚴重偏差，人口偏少的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都面臨消失的危機。臺灣閩南語和客語也都有消失的危機，客語人口少，其危機較嚴重一些。最嚴重的就是臺灣南島語言，尤其是人口只有數百人的邵語、拉阿魯哇、卡那卡那富，這三種語言如今還會講流利族語的人都還不到十個年長的人。恐怕不出幾年它們大都會完全消失，如何及時搶救和做最有效的紀錄，這是當前我們所面臨最大的挑戰。每一種語言都是無窮盡的，我們永遠不可能做到完整的紀錄。臺灣南島語言學者都在跟時間賽跑，時機稍縱即逝。

最好是挑選較少人做過的研究課題，要避免炒冷飯。若能挑選較少人走的路，容易有新的發現，做出別人所做不到的研究成果來。目前國內語言學工作者能夠嘗試這樣做的似乎並不多。

三、我國語言學的重要發展¹

中國大陸於 1930 年代才開始做有系統的語言調查研究，臺灣卻早在 1900 年左右就開始了。日本學者小川尚義先做閩南語和客語，接著做各種臺灣南島語言和方言，由他一手奠定了臺灣語言學的基礎，他也就是臺灣語言學的拓荒者。他培養年輕一代的淺井惠倫跟他合作並繼續做下去。二次大戰後，臺灣的南島語言調查研究工作，才由我國學者李方桂、董同龢銜接下去，並更進一步推展。1970 年以後才由李壬癸持續推展至今。

1950 年代，在臺灣只有董同龢在臺大中文系、林瑜鏗在臺師大英語系講授普通語言學。如今語言學已經成為獨立的學科，清華大學率先於 1986 年設立語言學研究所，接著政治大學（1993）、臺灣大學（1994）、中正大學（1995）也先後設立，培育語言學研究人才，包括調查研究各種臺灣南島語言和主要方言。

在人文社會科學各種研究領域，我國學者在國際學術界中，能占有一席之地的，語言學便是其中之一。尤其臺灣南島語言學更累積了許多人多年的研究成果，成績很突出。日治時期小川尚義在 1930 年代所發表的一系列論文和他們（小川尚義、淺井惠倫：1935: 6-7）的專書中，證明了臺灣南島語言保存最多古南島語的特徵。1970 年代以後，有關臺灣南島語言的研究更為多樣化，尤其近幾十年來充分證明了在整個南島語族中臺灣南島語言的歧異性最大（Li, 2008），顯示他們定居在臺灣的時間最長久，因此臺灣最有可能是南島語族的發源地。時至今日，臺灣南島語言學已從冷門變成了顯學，臺灣南島語言也成為學術的寶庫。到目前為止，已有博士論文近八十篇，碩士論文兩百多篇，這是半個世紀之前不可思議的事。

最近又有新的發展，令人欣慰：日本學者小川、淺井、土田的臺灣南島語言調查資料都可望於近期內捐贈給我國國家圖書館。日本語言學者小川尚義是第一位調查研究臺灣南島語言的人，第二位是淺井惠倫。這兩人的調查研究資料（共約四百件）大都保存在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簡稱 AA 研）。第三位是土田滋，於 2019 年把他所有的臺灣南島語言調查研究資料（約一百多件田野筆記和部分稿件、數十卷錄音帶、詞彙卡片等）²也都捐贈給同一機構 AA 研。該機構已經完成掃描工作，並將上網提供查詢。

我去年（2022）11 月 4-17 日到東京外國語大學查閱和整理土田滋的資料。據瞭解，該機構有意轉讓那一批資料，臺灣國家圖書館也將樂意接受。土田滋

¹ 第三節前半部部分內容請參見李壬癸（2012）。

² 細目請詳見 Li（2023）。

他本人也已同意他的資料在臺灣會更有用處。若一切順利，我國國家圖書館有關臺灣南島語言調查研究資料的收藏將更趨完整，包括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土田滋、李壬癸³四人所有的相關資料。

土田滋有各種臺灣南島語言及其主要方言的錄音檔，包括詞彙、文本、歌謠，極為珍貴。李壬癸的錄音資料只有部分文本和歌謠，沒有詞彙。因此，土田滋的錄音資料比我的更完整。他的田野筆記具有很多優點，精確可靠，確實可以彌補我的不足。何況他比我早八年就開始調查研究臺灣南島語言了。

除此以外，我跟該機構相關人士洽談，如果一切順利，小川和淺井的資料也可望他們全部轉讓給國圖收藏。國圖將擁有有史以來全世界最完整的臺灣南島語言調查研究資料了，值得慶幸！

小川、淺井、土田、李壬癸都是曾經調查研究各種臺灣南島語言及其主要方言，並且做過全面性的調查研究工作。這一百多年來臺灣南島語言調查研究歷史資料幾乎全部集中在此，深具學術特色。

預定於 2023 年底前在歐美名出版社 Brill 推出的 *Handbook of Formosan Languages* (Li, Paul et al.) 含六十多篇精選的論文，涵蓋面最全面、也最有深度，將是一個學術里程碑。

四、結語

臺灣語言學研究發展的一個困境就是國際能見度顯然不足，必須努力提高國際能見度，要多以英文發表在國際期刊上。英文寫作能力不足的人，可以請人協助翻譯成英文在國際期刊上發表。建議國科會應該要有機制並且提供經費鼓勵作者去做這種事。

弱勢語言面臨消失的危機是全世界普遍的現象，臺灣南島語言瀕危的程度尤其嚴重，得要特別努力去設法搶救，儘量多蒐集這些語言材料，還要跟時間賽跑。這是目前我們一大挑戰。

一般學者都愛做熱門的研究，應該多嘗試較少人做的研究課題，才可望有更多創新的發現。要有冒險一試的精神，不要怕困難，才會有更佳的學術成果。不同理論導向的整合也是有必要積極進行的工作，同行之間彼此要多溝通、多協調、多合作，成果會優於單打獨鬥。

³ 我已決定將個人的研究資料全部捐贈給國家圖書館，並分批移交；請參見李壬癸（2022）。

國內高級人才斷層是目前急需設法解決的問題。執政者必須積極面對，提出有效的解決措施並認真去執行，千萬不可以等閒視之。

致謝

本文感謝何大安和蔡維天兩位先生對本文初稿提出增補的意見，皆已採納。

參考文獻

-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 (1935)。《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臺北市：臺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
- 李壬癸 (2012)。〈百年來的語言學〉，《台灣語文研究》7 卷 1 期，頁 1-36。
- 李壬癸 (2022)。〈捐贈我收藏的台灣南島語言研究資料〉，《漢學研究通訊》41 卷 4 期，頁 38-40。
- 蔡維天 (1997)。〈台灣南島語疑問詞的無定用法——噶瑪蘭語、鄒語及賽德克語的比較研究〉，《清華學報》新 27 卷 4 期，頁 381-422。
- Huang, Cheng-Teh James 黃正德 (1981)。Move *wh* in a language without *wh*-movement. *The Linguistic Review*, 1: 369-416.
- Li, Paul Jen-kuei 李壬癸 (2008). The great diversity of Formosan languag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3): 523-546.
- Li, Paul Jen-kuei. (2023). Tsuchida's materials on Formosan languages.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30(1) (in press).
- Li, Paul Jen-kuei, Elizabeth Zeitoun, & Rik De Busser, editors. (2023, to appear). *Handbook of Formosan Languages: The Indigenous Languages of Taiwan*.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 Tsai, Dylan Wei-tien, & Melody Yayin Chang 蔡維天，張雅音 (2003)。Two types of *wh*-adverbials: A typological study of how and why in Tsou. In Pierre Pica and Johan Rooyck ed., *The Linguistic Variation Yearbook*, 3: 213-236. John Benjamins, Amsterdam.